

月亮悄悄地爬出云层，安静地守望着北方之城，没有车流，没有行人，自然少了欢声和笑语。栅栏旁的老杉树垂下了眉毛，屋檐上的冰凌寂寞着灯花，街道如同裂开的伤口，残雪似盐，聚集着隐藏在泥土深处的疼痛。

瘟疫之神坐在黑色的云朵上，脸上布满狰狞。

“这荒凉依稀可辨，谁能逃出我的诅咒？”

一枚星子闪避开来。

又一枚星子藏到月亮的背后。

月光是多么的矫捷啊，她想给大地披一件织锦的羽

看到87版电视剧《红楼梦》黛玉葬花那一段，发现黛玉用花帚扫起来的大都是整朵的花，带着花蕊，花瓣齐整——落在地上的难道不应该是花瓣瓣琐细纤薄的花瓣吗，那些桃李海棠，总还要结果子的，怎么会整朵花都脱落枝头？纵使来了一阵风雨，让绿肥红瘦，也不该如此彻底。

想必是节目组为了让葬的花更有辨识度，放入整朵的桃花，方便观众看个清楚。

把花装到布袋子里再埋到土里，“质本洁来还洁去”，是行为艺术，林黛玉因为这场著名的行为艺术而拥有了诗意，袒露了心扉，给读者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。林黛玉一定经常吟诵自己写的诗句，连潇湘馆的鸚鵡后来都会吟《葬花词》了。

花朵最好的归宿是什么呢？落红不是无情物，化作春泥更护花，大自然本身有合理的循环机制。

凋谢也是有美感的，临水的樱花和海棠景观总是更有风

露西亚·柏林小说《清洁女工手册》里有一段，身患重病的妹妹在任何地方、任何人身上都能发现美和善，她爱她的房间，爱架子上所有的纪念品。坐在起居室里，她就会说：“这儿是我最喜欢的角落，有蕨类植物，有镜子。”别的时候她会说：“这儿是我最喜欢的角落，有这副面具和一篮橙子。”这让我想起阿猫。阿猫搬进那个陪读房的时候，他们还是一家三口，一年后，阿猫的丈夫就搬走了，偶尔回家拿走自己的东西，催促她办手续……

阿猫跟我描述那套只剩下她们母女两个的，阴暗潮湿的房子：“拉开窗帘，上午的阳光能照到沙发上，沙发被照得亮堂堂的。”其实也只有早上的那一会儿，一缕阳光从外面高楼的间隙，不小心泄露下来，渗进简陋的小客厅，但只要在家，她都会泡一杯茶，坐在这缕稍纵即逝的光里晒个太阳。

裳，面对瘟疫之神，她的美也有了残缺，除了点燃激情的念想，她也只能捧出一颗善良的心。

可是，你听啊，是谁，这么快就感知了月亮的善意，回应出掷地生根的歌唱！

“开吧！开吧！”

“开吧！开吧！”

“开吧！开吧！”

“开吧！开吧！”

寂静的北方之城，一夜之间，遍开了金灿灿的迎春花。

### 雕像

大雪三日，天地共白。

味。落下的花瓣漂在水面上，徒留怅惘。难以保留的美才让人留恋和回味。榆叶梅的花不肯落，抱在枝上显得很颓，像皱巴巴的粉色卫生纸。

生命短暂，芳华易逝，可花朵的志向不同，有的宁可枝头抱香死，有的零落成泥碾作尘。

宝玉原先不理解黛玉葬花这件事，他提议把花朵扔进水里：“好，好，来把这个花扫起来，撂在那水里。我才撂了好些在那里呢。”林黛玉道：“撂在水里不好。你看这里的水干净，只一流出去，有人家的地方脏的臭的混倒，仍旧把花糟蹋了。”

这段对话很有意思，大观园的姑娘们，就如同水上的花瓣，出了这园子，遭遇什么可就难说了，比如迎春就遇到了中山狼一样的夫君。螃蟹宴上，别人作诗，迎春却在一旁闲适地穿茉莉花儿，后来回来一趟觉得在园子里住几天死也甘心——木木的贾迎春在某种

慢慢地，阿猫发现了房间里更多的光芒，比如每到下午，卫生间的阳光会从后窗刺进来，直到玻璃门后溢满了灿灿的阳光，她会想象这里是《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》里“芝麻开门”的那个山洞，只要一推开门，门后就藏满了珠宝……这些小小的开心，帮助她把自己从那段黑云压顶风雨如晦心情里，努力地拔出来。

阿猫越来越会“追光”，比如她说拉窗帘就像开盲盒：她发现窗外的世界其实是一个小舞台，大幕拉开，就像走进一个故事，她会充满好奇地去欣赏。就像走进一个盛宴，等她津津有味地去品尝。看着看着会不由得笑出声来，送娃上学的小妈妈，和孩子比赛谁跑得快，小孩子迈着小腿，鼓足了劲儿跑，小妈妈疾步走，两个刚好速度不相上下，乐得咯咯的。

窗帘外小舞台上演的戏剧，偶尔也会有伤感。有两个



月光城 散文诗

于德北

希望  
(外一篇)



月光城 随笔

闫晗

大观园姑娘眼中的花儿



月光城 随笔

肖遥

拉窗帘里的仪式感

这是多么大的一件防护服啊，它抖开最硬朗的隐喻，为每一个人的心底注满希望。一座城市按下暂停键，但春天的脚步却依然叮咚。

是谁，梦中被惊醒，凝望窗外，在一片晶莹中寻找缕缕禾苗的青？

是谁，轻轻坐到钢琴旁，指尖舞蹈，跃出一道音符飞溅的流泉？

是谁，用微笑连接了一句句陌生而温暖的问候？

是谁，用胜利的手势戳穿了病毒布下的阴霾？

……

意义上是最依恋大观园的人，虽然她不曾用诗歌绽放才华，却享受着难得的自在。

而贾宝玉只能看到大观园里的花瓣和姑娘，无力也不愿意去知道她们出去之后的命运如何。

林黛玉对花怜惜，也是自怜，大观园的其他姑娘们，对花的态度则各不相同，另一位行为艺术家史湘云醉卧芍药裯，四面芍药花飞了一身，满头脸衣襟上皆是红香散乱，还用鲛帕包了一包芍药花瓣枕着。这一幕写出了她大大咧咧的性格，对芍药花，她不会感慨身世，而是开发了别的用途——拿来当枕头，亏得芍药花瓣丰厚。

只是有些奇怪，换了地方便睡不着觉的湘云，怎么会大白天的睡倒在花园的石凳子上，安全感真是琢磨不定的东西。

贾探春不会对花落泪，她持实用主义态度，把花草

小娃娃，小到刚刚会说话，在墙角玩耍玩了一上午，家人叫他们回家，他们用吐字不清的话语郑重的承诺：下午再见，下午还会来玩。然后一直在说再见，说了好几遍。可能再见是他们会说的极其有限的话语之一，他们变换着语气说这个词，恋恋不舍地说这个词，饱含深情地说这个词，从来没有发现一个客气的、了无意义的词能说出这么多深情厚谊来，他们的每一句再见，都能听出很多含义：对刚才一起游戏的回味，对彼此的喜欢，对分离的不舍，对再见的期待……两个娃分别被各自的家长抱走，渐行渐远，他们摇着小手说“再见”，他们坚信会再见，就好像他们做得了主似的。下午天气忽然降温，两个娃都没有出来。

拉窗帘的瞬间，也是想象力飞舞的时候。中午总有个老太太，抱着裹得粽子样的娃娃坐在外面打盹儿。想来这

啊！这座和春天同名的城市，从来不缺少诗人，无论什么时候，诗人总会发出最独特的表达。看啊，诗人站起身，挥洒他浪漫的刚毅，抖动他不朽的激情。

他嗤笑：“涂去那无力的幻象！无需这肤浅的抒情！”

他呐喊：“雪花本就是一场葬礼的装饰，病毒，来吧！让我们和春天一起埋葬你！这燃烧的城市，不是你宿命的渊薮，这炙热的城市，正是灭绝你的熔炉！”

当做经济作物来给大观园增加收入，通过对赖大家的花园考察得知，“一个破荷叶，一根枯草根子都是值钱的”，赖大家的园子没有大观园一半大，花草也少，但经营管理得当，还有不少进项，像是发现了新大陆一般。

见多识广的宝钗则说：“天下没有不可用的东西，既可用，便值钱。难为你是个聪敏人，这些正事，大节目事竟没经历，也可惜迟了。”两个实用主义者一拍即合。

李纨年长阅历多些，指出探春忽视的蘅芜苑的香草最为值钱，“如今香料铺并大市大庙卖的各处香料香草儿，都不是这些东西？算起来比别的利息更大。”大家轰轰烈烈开展了大观园的承包责任制，让婆子们把花草拿去卖钱。

同样的花儿，有人看到美，有人看到经济，性格和阅历决定了眼光。

也是老太太一天里最安逸的时光了。一个婴儿是有多人能累多少人，采买摘洗烹煮，无穷无尽的事务要去做。她只要回到家，就得马不停蹄的干活……可是，转念一想，想必她也充满希望：毕竟最有效击败时间的，就是一张张成长起来的脸庞。

对阿猫而言，拉窗帘成了她在家最具仪式感的活动。天黑了，把窗帘拉合，跟外面的花树鸟禽说再见。天亮了，把所有房间的窗帘拉开，就像房间睁开了眼睛。拉窗帘的动作还有点像撕日历，但少了撕日历的残酷和伤感，多了希冀和憧憬，自自然地与黄昏告别，欣然地迎接新的晨曦，在这些循环往复的风物里，即便住在缺乏阳光的黑房子里，阿猫也能找得到光芒。就像《人世间》里最悲情又最坚韧的女人郑娟说的：“日子再苦，我们笑着活下去，就能咂摸出一丝丝甜来。”